

■ 中國文學研究叢刊

# 漢魏六朝賦家論略

何沛雄 著



臺灣學生書局 印行

何沛雄著

漢魏六朝賦家論略

臺灣學生書局印行

# 中國文學研究叢刊

- ① 裴普賢 著：詩經比較研究與欣賞
- ② 薛順雄 著：中國古典文學論叢
- ③ 趙制陽 著：詩經名著評介
- ④ 林慶彰 編著：詩經研究論集
- ⑤ 朱守亮 著：詩經評釋
- ⑥ 王秋桂 編：中國文學論著譯叢
- ⑦ 黃文吉 著：宋南渡詞人
- ⑧ 張劍霞 著：范成大研究
- ⑨ 張健 著：文學批評論集
- ⑩ 王熙元等 編著：詞曲選注
- ⑪ 雷僑雲 著：敦煌兒童文學
- ⑫ 吳宏一 著：清代詩學初探
- ⑬ 沈振奇 著：陶謝詩之比較
- ⑭ 朱榮智 著：文氣論研究
- ⑮ 龔鵬程 著：詩史本色與妙悟
- ⑯ 王安祈 著：明代傳奇之劇場及藝術
- ⑰ 何沛雄 著：漢魏六朝賦家論略

賦源於《詩》、《騷》，立體於荀、宋，賦家可數，二人爲先<sup>①</sup>。荀卿謹嚴結用隱語，《禮》、《智》、《雲》、《蠶》，辭質采鈔<sup>②</sup>；宋玉含才，發談巧麗，《高唐》、《神女》，淫豔多誇<sup>③</sup>。兩家不同，各異其趣。

①蕭統《文選·序》：「嘗試論之曰：《詩序》云：詩有六義焉，一曰風，二曰賦，三曰比，四曰興，五曰雅，六曰頌。至於今之作者，異乎古昔，古詩之體，今則全取賦名。荀、宋表之於前，賈、馬繼之於末，自茲以降，源流實繁。」劉勰《文心雕龍·詮賦篇》：「賦也者，受命於詩人，拓宇於《楚辭》也。於是荀况《禮》、《智》，宋玉《風》、《釣》，爰錫名號，與詩畫境，六義附庸，蔚成大國。遂客主以首引，極聲貌以窮文，斯蓋別詩之原始，命賦之厥初也。」彥和論賦十家（荀卿、宋玉、枚乘、司馬相如、賈誼、王褒、班固、張衡、揚雄、王延壽），即以荀、宋爲首。王芑孫《讀賦卮言》：「荀况賦論言：『請陳侏詩』；班固言：『賦者，古詩之流。』曰『侏』，旁出之辭；曰『流』，每下之說。夫既與詩分體，則義兼比興，用長箴頌矣。單行之始，推輪晚周，別子爲祖，荀况、屈平是也；繼別爲宗，宋玉是也。追其統系，三百篇其百世不遷之宗矣。」

②《文心雕龍·詮賦篇》：「荀結隱語，事數自環。」張惠言《七十家賦鈔序》：「剛志決理，輒斷以爲紀，內而不汗，表而不著，則荀卿之爲也。其源出於《禮經》。」荀卿賦，載於《荀子》卷十八。王道昌《孫卿賦考》（見《國文學會叢刊》一卷一期）及美國學者康達維士（D. R. Kne-

chiges)《荀子賦研究》(The Fu Chapter of Hsin-tzu)〔收入周策縱編《文林》(Wan-lin)第二冊〕對荀賦有詳細討論，可參考。

- ③《文心雕龍·雜文篇》：「宋玉含才，頗有負俗，始造對問，以申其志，放懷寥廓，氣實使之。」又《詮賦篇》：「宋發巧談，實始淫麗。」《高唐賦》、《神女賦》，見《文選》。按：宋玉有賦十一篇：《九辯》、《招魂》（見《楚辭》）、《風賦》、《高唐賦》、《神女賦》、《登徒子好色賦》（見《文選》）、《諷賦》、《笛賦》、《釣賦》、《大言賦》、《小言賦》（《見古文苑》）真偽難明。張惠言以為此皆五代、宋人所偽作，而近人則有頗詳細之考證，如劉大白《宋玉賦辨偽》（見《小說月報》十七卷號外）、陸侃如《宋玉賦考》（見《讀書雜誌》十七期）施之勉《宋玉五賦》（見《大陸雜誌》廿三卷二期）、楊胤宗《宋玉賦考》（見《大陸雜誌》廿七卷三、四期）、胡念貽《宋玉作品的真偽問題》（見《文學遺產增刊》一輯）等，均可參考。

秦世不文，頗有雜賦<sup>①</sup>。漢初辭人，順流而作。陸賈扣其端，賈誼振其緒，枚、馬同其風，王、揚騁其勢<sup>②</sup>。有漢一代，辭賦彪炳，譬巨響之洪鐘，聲聞千載矣<sup>③</sup>。

- ①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：「秦時雜賦九篇。」按：秦時雜賦九篇入「荀卿之屬」，而《藝文志》另載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，起自《客主賦》十八篇，終於《隱書》十八篇，蓋多雜詠諧，如莊子寓

言二。

② 見《文心雕龍·詮賦篇》。

③ 《文心雕龍·宗經篇》：「道心惟微，聖謨卓絕，牆宇重峻，而吐納自深，譬萬鈞之洪鐘，無錚錚之細響矣。」關於漢代辭賦之發展，可參考金柅香《漢代詞賦之發達》、鈴木虎雄《賦史大要》、陶秋英《漢賦之史的研究》、中島千秋《賦之成立の展開》、David R. Knechtges *The Han Rhapsody* (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76) 等書。

觀西漢辭人，賈、馬、王、揚，允稱冠冕；東方、枚臯，別具一格；孔、莊、鄒、劉，另樹高風。賈生俊發，文潔而體清；《鵬鳥》致辨於情理，《弔屈》憤發而聲哀①；西京文字，洵稱巨擘，譬孔門之用賦，可謂登堂者矣②。相如傲誕，理侈而辭溢，《上林》繁類以成豔，《大人》飄飄而欲仙③，雖曰含筆腐毫，究爲一代辭宗，此子雲所以擬式，桓譚歎爲絕倫也④。王褒奇才，巧密多妙，《甘泉》《太子》以起疾，《洞簫》變貌而窮聲；冷然可觀，其斯之謂歟⑤！揚雄沉寂，志隱而味深，《甘泉》《瓊瑋》而詭麗，《長楊》《曄燁》而絢明；輟翰驚夢，壯濶難踪，故能理贍而辭堅者也⑥。東方善辭，詼諧優倡⑦；枚臯敏捷，談笑嘲戲⑧。二人

同風，隱語爲諷。孔臧《楊柳》，雅緻可玩；鄒陽《酒賦》，語近情選；莊忌《哀時》，旨意悽愴；劉歆《遂初》，情詞美實。四子有作，史籍垂名<sup>⑨</sup>。至於武帝《秋風》，中山《文木》，子長《不遇》，公孫《文鹿》，劉向《雅琴》，羊勝《屏風》，亦一時之佳作也<sup>⑩</sup>。

①《文心雕龍·體性篇》：「賈生俊發，故文潔而體清。」《宋書·謝靈運傳論》：「屈原、宋玉導清源於前，賈誼、相如振芳塵於後，英辭潤金石，高義薄雲天。」王芭孫《讀賦卮言》：「賈傳以下，湛思渺慮，具有屈心。」劉熙載《藝概·賦概》：「讀屈、賈賦，不問而知其爲志士仁人之作。太史公之合傳，陶淵明之合贊，非徒以其遇，殆以其心。」又：「屈子之賦，賈生得其質。」《鵝鳥賦》見《文選》卷十三。《文心雕龍·詮賦篇》：「賈生《鵝鳥》，致辨於情理。」《史記·賈生列傳》：「賈生爲長沙太傅。三年，有鵝飛入賈生舍，止於坐隅。楚人命鵝曰服。賈生既以適居長沙，長沙卑溼，自以爲壽不得長，傷悼之，乃爲賦以自廣。」日人伊藤富雄《賈誼鵝鳥の賦の立場》（見《中國文學報》第十三期）及田中麻紗巳《賈誼鵝鳥賦について》（見《東方宗教》第五十期）對《鵝鳥賦》論析頗詳，有參考價值。而美國學者凱陶爾（J. R. Hightower）及華滋生（B. Watson）均譯之爲英文，分別載於《中國文選》（*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*）及《早期中國文學》（*Early Chinese Literature*）。《文心雕龍·

哀弔篇》：「賈誼浮湘，發憤弔屈，體同事覈，辭清而理哀。」《弔屈原賦》見《漢書》本傳。漢文帝以賈誼爲長沙王太傅，誼旣以謫去，意不自得，及渡湘水，爲賦以弔屈原，因以自喻。此賦已由法國漢學家馬高理（G. Margoules）譯爲法文，載於《中國古文》（Le Kou-wan Chinois）。

②揚雄《法言·吾子篇》：「或問景差、唐勒、宋玉、枚乘之賦也，益乎？曰：淫。必也則，淫則奈何？曰：詩人之賦麗以則，辭人之賦麗以淫。如孔氏之門用賦也，則賈誼升堂，相如入室矣，如其不用何！」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：「漢興，枚乘，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，競爲侈麗閎衍之詞，沒其風諭之義。是以揚子悔之曰：『詩人之賦麗以則，辭人之賦麗以淫，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，則賈誼登堂，相如入室矣，如其不用何！』」張溥《賈長沙集題辭》：「（賈生）騷賦詞清而理哀，其宋玉、景差之徒乎！西漢文字，莫大乎是，非賈生其誰哉！」《漢書·藝文志》載賈誼賦七篇，今存者有《弔屈原》、《鵬鳥》（見《漢書》本傳）、《惜誓》（見《楚辭》）、《旱雲》（見《古文苑》）四篇，另殘文《虞賦》，散見於《藝文類聚》四四、《初學記》十六及《太平御覽》五八二。王季星《賈誼和他的作品》（見《東北人民大學人文科學學報》第十一及二十期）可參考。

③《文心雕龍·體性篇》：「長卿傲誕，故理侈而辭溢。」《文選》謝惠連《秋懷詩》注引嵇康《高士傳贊》：「長卿慢世，越禮自放，犢鼻居市，不恥其狀；託疾避患，蔑此卿相，乃至仕人，超然莫尚。」《文心雕龍·詮賦篇》：「相如《上林》，繁類以成艷。」《史記·司馬相如傳》：



「蜀人楊得意爲狗監，侍上。上讀《子虛賦》而善之，曰：『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！』得意曰：『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。』上驚，乃召問相如。相如曰：『有是，然此乃諸侯之事，未足觀也，請爲天子游獵賦，賦成奏上。』上許，令尚書給筆札。相如以子虛虛言也，爲楚稱；烏有先生者，烏有此事也，爲齊難；無是公者無是人也，明天子之義。故空藉此三人爲辭，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。其卒章歸之於節儉，因以諷諫。奏之天子，天子大悅。」王世貞《藝苑卮言》：「《子虛》、《上林》，材極富，辭極麗，而運筆極古雅，精神極流動，意極高。」孫梅《文選》批注：「《子虛》、《上林》爲宋玉嫡傳，從《高唐賦》而鋪張之，加以縱橫排場之氣。其局開張，其詞瑰麗，賦家之極軌也。」關於《子虛賦》、《上林賦》之名稱、分合、寫作年份、體裁淵源等問題，請參考日人中島千秋《子虛、上林の源流》（見《東方學》第十七期）、簡宗梧《子虛、上林賦研究》（見《中華學苑》第十九期）、龔克昌《天子游獵賦辨》（見一九八三年《文學遺產》第三期）及拙著《上林賦作於建元初年考》（見《大陸雜誌》卅六卷第二期）、《枚乘七發與司馬相如子虛、上林賦的關係》（見《人生》卅二卷第十二期）、《子虛》、《上林》賦，已由美國華滋生（B. Watson）‘法國吳德明（Yves Hervouet）’德國溫薩克（Von Zach）翻譯爲英、法、德文，分別載於《史記》（*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*）‘《漢廷一詩人：司馬相如》’（*Un poète de cour sous les Han : Sseu-ma Siang-jou*）及《中國詩歌》（*Chinesche Revue*）。《史記》司馬相如列傳：「相如見上好仙道，因曰：『上林之事未足美也，尚有靡者，臣嘗爲《大人賦》，未就，請具奏之。』相如以爲列仙

之傳居山澤間，形容甚臞，此非帝王之仙意也，乃遂就《大人賦》。……相如既奏大人之頌，天子大說，飄飄有凌雲之氣，似游天地之間意。『日人船津富彥《大人賦試論》（見一九六三年出版《漢魏文化》）及福永光司《大人賦の思想的系譜》（見京都《東方學報》第四十一期），頗有參考價值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載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，今存者僅得六篇：《子虛賦》（見本傳）、《上林賦》（見《文選》）、《過宜春宮哀秦二世賦》、《大人賦》（見本傳）、《長門賦》（見《文選》）、《美人賦》（見《藝文類聚》卷十八）。殘文一篇——《梨賦》，僅存一句，見《文選·魏都賦》劉逵注引。另《北堂書鈔》一四六，有司馬相如《魚菹賦》，佚。

④《文心雕龍·神思篇》：「相如含筆而腐毫。」李調元《雨村賦話》引《漢武帝故事》：「漢武好辭賦，每所幸及見鳥獸異物，輒命司馬相如等賦之。上亦自作詩賦數百篇。賦成，初不留，思相如造文遲，彌時而後成，每歎其工，謂相如曰：『以吾之速，易子之遲可乎？』相如曰：『於臣則可，未知陛下何如耳？』上大笑着不責。」《西京雜記》：「司馬相如爲《上林》、《子虛》賦，意思蕭散，不復與外事相關，控引天地，錯綜古今，忽然如睡，煥然而興，幾百日而後成。」又：「司馬長卿賦，時人皆稱典而麗，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。楊子雲曰：『長卿不似從人間來，其神仙所至邪？』」《漢書·揚雄傳》：「蜀有司馬相如，作賦甚弘麗溫雅，雄心壯之，每作賦，常擬之以爲式。」《文心雕龍·哀弔篇》：「相如之《弔二世》，全爲賦體，桓譚以爲其言愴愴，讀者歎息。」張惠言《七十家賦鈔序》：「斷以正誼，不由於曼，其氣則引費而不可執，循有樞，執有虛，頡滑而不可居，開決宦突而與萬物都其終也，芴莫而神爲之橐，則司馬相如之爲也。」

近人研究司馬相如賦者，大不乏人，如萬曼《司馬相如賦論》（見《國文月刊》五十六期）、吳衡《司馬相如與漢賦》（見《齊大季刊》二期）、田倩君《司馬相如及其賦》（見《大陸雜誌》十五卷四、五、六期）、劉開揚《論司馬相如賦之本原和特點》（見《文學遺產增刊》第十輯）、毛一波《文爲世矩的司馬相如》（見《四川文獻》一五七期）等，均可參考。

⑤《漢書·王褒傳》：「太子體不安吉，忽忽善忘不樂，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。太子朝夕誦讀奇文，及所自作。疾平復，迺歸。」又：「太子喜褒所爲《甘泉》及《洞簫》頌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。」《文心雕龍·詮賦篇》：「子淵《洞簫》、窮變於聲貌。」又《才略篇》：「王褒構采，以密巧爲致，附聲測貌，冷然可觀。」張溥《王諫議集題辭》：「大抵王生俊才，歌詩尤善，奏御天子，不外中和諸雜，然詞長於理，聲偶漸諧，固西京之一大變也。」《漢書·藝文志》載王褒賦十六篇，今存者僅兩篇：《洞簫賦》（見《文選》）及《九懷》（見《楚辭》）。《甘泉宮頌》、《碧雞頌》（《漢書·王褒傳》之《洞簫頌》、《文選》改爲《洞簫賦》），可知賦、頌同體。），並殘，詳見嚴可均輯《全漢文》。

⑥《文心雕龍·體性篇》：「子雲沈寂，故志隱而味深。」又《才略篇》：「子雲屬意，辭人最深，觀其涯度幽遠，搜選詭麗，而竭才以鑽思，故能理瞻而辭堅矣。」又《詮賦篇》：「子雲《甘泉》、《洞簫》之風。」又《哀弔篇》：「揚雄弔屈，思積功寡，意深文略，故辭韻沈隄。」又《雜文篇》：「揚雄覃思文潤，業深綜述。」又《神思篇》：「揚雄輟翰而驚夢。」桓譚《新論》：「余少時見揚子雲麗文高論，不量年少，猥欲逮及，常作小賦，用精思大劇，而立感動發病。子雲亦言：

成帝上甘泉，詔使作賦，爲之卒暴倦臥，夢其五臟出地，及覺，大少氣，病一歲。」《漢書·揚雄傳贊》：「（雄）以辭莫麗於相如，作四賦（《河東》、《甘泉》、《長楊》、《羽獵》），皆斟酌其本，相與放依而馳騁云，而桓譚以爲絕倫。」張惠言《七十家賦鈔序》：「相如原出宋玉，揚雄恢之，協入竅出，緣督以及節，其起軼絕塵而莫之控也。其波駭石罅，而没乎其無垠也。」《漢書·藝文志》載揚雄賦十二篇，今存者有《反離騷》、《甘泉賦》、《河東賦》、《羽獵賦》、《長楊賦》（見《漢書》本傳）、《蜀都賦》、《太玄賦》、《逐貧賦》（見《古文苑》）、《都酒賦》（見《漢書》、陳遵傳）、題作《酒箴》、《太平御覽》八九作《酒賦》、《北堂書鈔》一四八作《都酒賦》等九篇，另佚文《廣騷》、《畔牢愁》（見《漢書》本傳）兩篇。美國學者康達維士（D. Knechtges）之《揚雄賦研究》（*The Han Rhapsody: A Study of the Fu of Yang Hsiung*）既逐譯《甘泉》、《河東》、《羽獵》、《長楊》、《解嘲》、《逐貧》等篇，並對揚雄之生平、思想、辭賦特點，均有詳細討論，甚有參考價值。另董作賓《方言家揚雄年譜》（見《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》第八期）、唐蘭《揚雄奏甘泉、河東、羽獵、長楊四賦的年代》（見《學苑》二卷八期）、施之勉《揚雄奏甘泉、羽獵一賦在成帝永始三年考》（見《大陸雜誌》四卷二期）、簡宗梧《司馬相如、揚雄辭賦之比較研究》（見《中華學苑》十六期）等，亦可參考。

⑦《漢書·敘傳》：「東方瞻辭，詠諧倡優，譏苑扞僂（董偃），正諫舉郵，懷肉污殿，弛張沈淫。」又《東方朔傳》：「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，……指意好蕩，頗復詼諧，辭數萬言，終不見用。」

按：東方朔之《七諫》（見《楚辭》）、《嗟伯夷》（見《北堂書鈔》一五八）、《答客難》（見《漢書》本傳及《文選》）、《旱頌》（見《藝文類聚》一〇〇），雖無「賦」名，實屬賦體。《漢書·枚臯傳》：「臯不通經術；談笑類俳倡，爲賦頌好嫚戲，以故得媿瀆貴幸，比東方朔、郭舍人等。」又：「上有所感，輒使賦之，爲文疾，受詔輒成，故所賦者多。」《西京雜記》：「枚臯文章敏疾，長卿製作淹遲，皆盡一時之譽。」《文心雕龍·神思篇》：「枚臯應詔而成賦。」按：枚臯爲枚乘子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謂其有賦百二十篇，而本傳亦云：「凡可讀者，百二十篇，其尤嫚戲不可讀者，尚數十篇。」惜無存者。

⑨孔臧爲孔子十一世孫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：「太常參侯孔臧賦二十篇。」《孔叢子》：「臧嘗爲賦二十四篇，四篇別不在集。」今《孔叢子連叢》上載其《諫格虎賦》、《楊柳賦》、《鴟賦》、《夢蟲賦》四篇，但真僞難明。其餘不可知。其《楊柳賦》，多用四言，間雜六言，篇首敘種植之勤，次敘滋長之速，繼言東西南北之所臨，朋友几筵詩酒之樂。全文雅緻可玩。鄒陽，齊人，仕吳王濞，客梁孝王。生平見《漢書》本傳。《西京雜記》：「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，集諸遊士，各使爲賦，鄒陽爲《酒賦》。」《酒賦》見《西京雜記》及《初學記》十。另代韓安國作之《几賦》，亦見《西京雜記》。莊忌，字夫子，會稽人，爲梁孝王客，王逸《楚辭章句》稱莊忌爲嚴夫子，以避明帝（劉莊）之諱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：「莊夫子賦二十四篇。」今僅存《哀時命》（見《楚辭》）一篇而已。《楚辭章句·哀時命序》：「忌哀屈原受性忠貞，不遭明君而遇暗世，斐然作辭，歎而述之。」《漢書·劉歆傳》：「《遂初賦》者，劉歆所作也。歆好《左氏春秋》，

欲立爲學官，時諸儒不聽，乃移書太常博士，責讓深切，爲朝廷大臣所疾。……歆以議論見排擯，竟不得之官，經歷故晉之域，感今思古，遂作斯賦，以歎往事而寄己意。」《遂初賦》見《古文苑》及《藝文類聚》二十七。按：劉歆賦，現存者，除《遂初》以外，有《甘泉宮賦》及《燈賦》，詳嚴可均輯《全漢文》。

⑩漢武帝《秋風辭》見《文選》，其序云：「上行河東，祠后土，顧視帝京，欣然中流，與群臣飲燕。上歡甚，乃自作《秋風辭》。」《漢書·藝文志》載「上所自造賦二篇」，今存者，除《秋風辭》外，《漢書·外戚傳》載其《李夫人賦》一篇，據云：「孝武李夫人，本以倡進，少而蚤卒，上憐憫焉，圖畫其形於甘泉宮，思念不已。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，迺夜張燈燭，設帷帳，陳酒肉，而令上居他帳遙望，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，還幄坐而步，又不得就視。上愈益相思悲感，爲作詩，又爲作賦。」中山勝王，漢景帝子，封中山王，武帝元鼎四年卒。《文木賦》見《西京雜記》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載「司馬遷賦八篇」，今僅存《悲士不遇賦》一篇，見《藝文類聚》三十及《續古文苑》。胡應麟《少室山房筆叢》以其爲僞作。近人趙省之《司馬遷賦作的評價》（見《文史哲》一九五六年二月刊，後收入《作家與作品叢書：司馬遷》），對司馬遷賦有頗詳細之考證與分析，可參考。公孫詭，齊人，仕梁孝王，生平不詳。《文鹿賦》見《西京雜記》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載「劉向賦三十三篇」。今《楚辭》有其《九歎》一篇，《古文苑》有《請雨華山賦》；嚴可均從《文選注》輯得其《雅琴賦》及《圍碁賦》（見《全漢文》）頗殘。羊勝，齊人，爲梁孝王上客，生平不詳。《屏風賦》見《西京雜記》。西漢賦家，除上述者外，枚乘

(有《梁王菟園賦》、《柳賦》、《七發》)、路喬如(有《鶴賦》)、董仲舒(有《士不遇賦》)、班婕妤(有《自悼賦》及《擣素賦》)等，俱一時之俊也。

爰及東漢，孟堅振采於前，張衡揚輝於後，蔡邕咳唾成文，王逸搖筆散珠；賦家之盛，邁越前代矣。

桓譚《仙賦》、造境高眇<sup>①</sup>；馬融《長笛》、情意醇雅<sup>②</sup>。教通《顯志》、介石高明<sup>③</sup>；叔敬《悼騷》、鬱伊悽愴<sup>④</sup>。班氏父子，世代通儒，《北征》旨深，曲隱入微；《覽海》壯濶，豁達弘開<sup>⑤</sup>。《兩都》雅贍，裁密思靡；《幽通》合神，理精辭暢<sup>⑥</sup>。或謂孟堅《兩都》、規模長卿，胎息子雲，然筆勢勁健，姿態豐腴，固已出其範籬矣！東京辭人，誰可驂轡哉<sup>⑦</sup>！

① 桓譚生平，見《後漢書》本傳。《仙賦》見《藝文類聚》七十八。其序云：「余少時為郎，從孝成帝出祠甘泉河東見部先置華陰集靈宮，宮在華山下，武帝所造，欲以懷集仙者王喬赤松子，故名殿為存仙，端門南向山，署曰望仙門，余居此焉，竊有樂高眇之志，即書壁為小賦。」此賦設想高妙文辭卓拔，論者視為文章絕境。

② 馬融《長笛賦》見《文選》，其序云：「融既博覽典雅，精核數術，又性好音，能鼓琴吹笛，而

爲督郵無留事，獨臥鄆平陽鄆中，有雒客逆旅，吹笛爲氣出精列相如。融去京師，踰年蹇聞，甚悲而樂之。追慕王子淵、枚乘、劉伯康、傅仲武等琴笙頌，唯笛獨無，故聊復備數，作《長笛賦》。《後漢書》本傳：「融才高博洽，爲世通儒。」《文心雕龍·才略篇》：「馬融鴻儒，思洽識高，吐納經範，華實相扶。」馬融賦，除《長笛》外，現存者有《琴》、《圍碁》、《樗蒲》、《龍虎》四篇，詳見《全後漢文》。

③馮衍，字敬通。《後漢書》本傳云：「衍得罪，不得志，乃作賦自勵，命其篇曰『顯志』。『顯志』者，言光明風化之情，昭章玄妙之思也。」文載本傳。《文心雕龍·才略篇》：「敬通雅好辭說，而坎壇盛世，顯志自序，亦蚌病成珠矣。」張溥《馮曲陽集題解》：「夫西京之文，降而東京，整齊澁密，生氣漸少。敬通諸文，直達所懷，至今讀之，尚想其揚眉抵几，呼天飲酒。」

陸棻《賦格》：「（《顯志賦》）英厲之氣，勃若雲興，介石之心，兀如山峙。」

④梁竦字叔敬。《後漢書》本傳：「（竦）少習《孟氏易》，弱冠能教授。後坐兄松事，與弟恭俱徙九真。既徂南土，歷江、湖，濟沅、湘，感悼子胥，屈原以非辜沈身，乃作《悼騷賦》，繫玄石而沈之。」《悼騷賦》見本傳注引《東觀記》。此賦情詞悱惻，鬱悒侘傺之感，溢於言表。

⑤班彪、班固父子之生平，見《漢書》敘傳及《後漢書》本傳。《北征賦》見《文選》，寫得入情入理，辭麗旨奧；紀遊之作，化爲精義曲隱之文。《覽海賦》見《藝文類聚》八，論者以爲，可比諸木華《海賦》焉。班彪賦，除上述兩篇外，現存者尚有《冀州賦》及《悼騷賦》，詳見《全後漢文》。



⑥班固《兩都賦》見《文選》。《文心雕龍·詮賦篇》：「孟堅《兩都》，明綯以雅瞻。」又《體性篇》：「孟堅雅懿，故裁密而思靡。」《宋書·謝靈運傳論》：「班固長於情理之說。」《南齊書·陸厥傳·陸厥與沈約書》：「孟堅精堅，《詠史》無虧於東王。」《幽通賦》見《漢書·敘傳》，自謂「以致命遂志」。陸柔《賦格》：「《幽通賦》名曰『幽通』，實惟顯悟，其刻意鍛鍊，如歐冶之劍，寒光灼然，是則賦固能以詞達理者也。」班固賦除上述兩篇外，現存者尚有《終南山賦》、《覽海賦》、《耿恭守疏勒城賦》、《竹扇賦》，詳見《全後漢文》。

⑦陸柔《賦格》：「《兩都賦》前篇以藻腴勝，而極烹鍊之工；後篇以實勝，而盡旋折之法。筆力勁，姿態豐，雖脫胎揚、馬，固已出其範圍矣。」張惠言《七十家賦鈔序》：「平敞通洞，博廣而中，大而無瓠，孫而無弧，指事類情，必偶其徒，則班固之爲也。」

杜篤、黃香，聲聞於世，《首陽山賦》，硤礪崢嶸，千載猶覩，《九宮》一篇，紫氣紅塵，粲然在目①。傅毅、崔駰，光采比肩，《雅琴》、《舞》、《扇》、《反都》、《西征》，同爲世誦②。李尤志慕鴻裁，風同揚、馬；禰衡思銳爲文，才捷放誕③。張衡豔發，文以情變，絕唱難蹤，《兩京》宏富，《歸田》標舉，《思玄》飄渺，《觸臚》傷情；慮周藻密，才高於世。崔瑗稱之曰：「數術窮天地，制作侔造化。」豈侈言哉④！